



# 在威尼斯水土不服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柳大勇

三月末，亚得里亚海的风就不客气了。它不是那种温顺的抚摸，而是硬邦邦地往人怀里撞，带着一股子没处发泄的咸腥。

我们从蒙泰基奥马焦雷出发时，天还没亮透。意大利乡下的窗外，零零散散的红顶房，看着跟咱重庆郊区没啥两样。可一进水城威尼斯，那股子“洋气”就变了味。导游收钱，六十欧元的黄金水道游船。同行的三个老头老太太死活不肯掏，坐在岸边晒太阳，嘴里嘟囔着“划不着”。他们或许不懂风景，但懂日子。

船在窄巷里晃。两岸的楼老得掉了皮，像长了癣。导游吹那是贵族宫殿，我眯眼瞧了半天，无非是些临水的吊脚楼，比磁器口还破旧，还拥挤。这哪是黄金水道，分明是一条塞满了游客的排水沟。风一吹，胃里就翻江倒海。

上岸，脚背都看不见。圣马可广场被誉为欧洲最美客厅，可我走在那光溜溜的石板上，只觉得滑，生怕摔个仰八叉。鸽子粪到处都是，也没人扫。那座著名的叹息桥，导游说死囚过桥会叹息。我仰着脖子看，那桥窄得连脑袋都伸不出来。我想，那囚犯

叹气，多半不是因为要死了，而是因为这桥修得太憋屈，远不如咱老家村里的石拱桥敞亮。

中午吃墨鱼面。黑黢黢一碗，像刚从墨缸里捞出来的。老婆一看就没了胃口，另点了猪肉面。我硬着头皮尝了一口，沙沙的，不知是没洗净还是海风的味道。吃到一半，老婆指着我笑。一照镜子，嘴唇一圈乌黑，像刚偷吃完煤炭。满桌人皆是这副尊容，谁也别笑话谁。

最难熬的是喝水。端上来的茶竟是凉的自来水。我从小喝惯了滚烫的开水，这一口下肚，胃里立马抗议，缩成一团。服务员摊开手，一脸不可思议：“这水干净。”看着旁边几个意大利人咕咚咕咚像喝啤酒一样灌，我也硬生生咽了下去。这一趟，不仅是肠胃在打仗，更是几十年的生活习惯，被按在地上摩擦。

下午在奥特莱斯，女人们冲进去，我坐在门口长椅上发呆。看着她们拿着价签倒吸凉气，嘴里骂着“抢人”，最后又空着手出来。我反倒松了口气——咱们就是来看看热闹，不是来送钱的。

天擦黑，车往托斯卡纳走。住

进阿雷佐的星球酒店，我瘫在床上，连洗澡的力气都没了。窗外黑得吓人，一点灯火都没有。

我摸了摸嘴唇，那股墨鱼的腥味还在。回想这一天，那些教堂叫什么，桥有多古老，早忘得一干二净。我只记得，那风是真硬，那水是真凉，那面是真难吃。

什么欧洲最美客厅，什么千年古韵，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于我们这种在重庆爬坡上坎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走得再远，身体最诚实。它提醒你，你从哪儿来，你属于哪儿。

最后发现，还是家里那碗滚烫的白米饭，最养人，最踏实。



# 槐花开了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美云

初夏悄然登场了。槐花开了，开在百花凋残的身后，开在夏季热情萌芽的初夜，也开在“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时候。一点点像喃喃细语，滴滴像夏夜的小雨，最后开成雪花的模样，定格成一串串瓔珞，成为春天转身远去的长亭送别，也成为夏天初试人心温度的叩门声。

望着它纯粹得毫无杂质的模样，宋代诗人韩元吉的诗句“共踏槐花记昔年，一弯新月夜移船”的诗句一下子就涌上心头。我不禁想起奉节老城，老城小东门的那间狭窄的老屋，老屋外巷口的那棵槐花树……老槐树合抱之粗的树身上那些深深的皱褶，就像外婆脸上的沧桑，粗糙的树皮就像外婆长满老茧的手掌，儿时的每一次触摸，都有心颤的疼痛和无奈。“心之忧矣，曷维其已。”当时懵懂的我，望着外婆那日渐衰老的容颜和像老槐树一样佝偻的腰，心中暗恨自己为什么还没长大？为什么没有能力帮助外婆分担一点家庭的压力，而眼睁睁地看着年迈的她日夜操劳。由于母亲常年在乡下的供销社工作，父亲又在川江航道上的绞滩站上班，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我们就像远离月球的行星，不仅没有光的照耀，而且还是孤零零地悬在天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工资普遍很低。正如陶渊明在《咏贫士》中所说：“弊襟不掩肘，藜藿常乏斟。”生活虽然过得贫寒，但是外婆就像那棵槐花树，不仅为我们遮风挡雨，用自己勤扒苦挣的辛劳供养着我们，而且还时常把在茶房听到说书人讲的故事讲给我们听，用精神食粮喂养我们的灵魂。粮食匮乏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却在日渐丰满。在七八岁的时候，在夏夜躺在凉板上，仰面望着星月交辉的天空，听着外婆夜风一样轻轻地讲述；抑或在寒冷的冬季，我站在地火灶的灰坑里，一边借灶火取暖，一边听外婆讲着故事；或许是在那些残缺不全的故事触动下，我才有了对文学的向往。老槐树站在巷口，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感受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体味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记录着祖孙跨代际的血浓于水。虽然我当时沉沦在“粗缯大布裹生涯”中，但是初心已然向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未来。

如今，槐花又开了。槐花依然是洁白如雪，温润如玉，花影摇风，淡香悠远。而那些外婆生前一样絮絮叨叨的芽苞，那些清雅高洁的花瓣，还有那一串串日子连成的岁月，以及那一摞摞书写不完的喜怒哀乐……都被一棵槐树固化成历史的链条，都被一棵槐花开成心中冰清玉洁的回忆。

外婆虽然早就走了，但我知道，她用她和老槐树最朴素的平仄，告诉我要珍惜一个不与桃李争艳，不被春风裹挟，能掌握自己生命季节的、高洁素雅的琼玉花魂！

槐花树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植物，它的根扎得很深很深。“黄昏独坐佛堂前，满地槐花满地蝉”。说不定在某个水位下降的年份，沉入水下的老槐树还会从滔滔江水之中生出新枝，上面挂满和槐花一样美好的思念。

# 龙沙春图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川泉

春色覆盖了田野，河边的柳枝摆弄着绿色的裙裾。林间山花烂漫，蝴蝶翩翩起舞。沉睡的稻田在犁铧下翻开土地的笑脸，磨耙在田间梳平湿滑而水灵的土地，秧苗的小脚插进水田，嫩绿的小苗吮吮着春天的阳光……龙沙春天的画卷就这样悄悄在大地上铺开。

龙沙镇地处万州区西南部和万州国家农业公园腹心，距万州主城区28公里，面积68.5平方公里，地势东南低、西北高，海拔200米至668米间，是三峡库区传统的天然粮仓，有国家级生态镇、全国重点镇之称。

清晨，地平线上升起一缕缕白光，大地万物苏醒，清风穿过薄雾，落在蜿蜒的板桥河、青龙河、瘦畔河水面上，青青的水面泛起阵阵清波，映照着蓝天白云，映照着阡陌的田野和村庄，清新的空气混合着泥土的芬芳，散发出春天浓浓的气息。

龙沙是万州区农业大镇，龙沙人早已把“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的誓言根植在了阡陌的田野，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旗帜插在了田间地头。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农民清早出门，上坡下田，忙春耕播种，忙犁田插秧，把心中第一粒种子种进田间地头，把希望之绿播撒在春天。

那天雨过天晴，天地间明净通透，空气清新透绿，在阳光的陪伴下，我们和春天一起，驱车深入龙沙镇阡陌的田野。田坎上、道路旁、公路边，一盘

盘绿油油的秧苗整齐摆放。田间机声隆隆，一台台忙碌的插秧机给龙沙的春天增添了几分动感，一排排秧苗整齐地站立在田间，3万亩优质粮田在短短的几天就着上了春天的色彩，十分美丽壮观。

龙沙是种粮大镇，种粮大户就有14户，多则上千亩，少则上百亩。海螺村村民张地埔，是村里第一种粮大户。他2002年返乡创业，2015年注册成立“张地埔家庭农场”。他的创业精神给种粮大镇树起了标杆，给春天的图景增添了立体感。2012年，海螺村300亩稻田因外地老板经营不善面临撂荒，农户租金无着落。张地埔面对水稻种植一窍不通，但不忍良田荒芜、乡亲受损，他东拼西凑20万元，和妻子李秀莲携手在田间地头创业。夫妻二人白天下田，晚上钻研技术，一切从零开始。他们引进旋耕机、插秧机、烘干机现代化农机，探索“稻渔种养”模式，实现一亩地增收2000元。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和努力，农场种植规模从300亩扩大至1000亩，实现从育秧到收割全过程机械化，优质稻品种“百香优纳丝”亩产突破600公斤。农场先后荣获“重庆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重庆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创业孵化基地”“万州区示范家庭农场”等称号，个人先后荣获重庆市“百名优秀农村致富带头人”和万州区“种粮标兵”称号。

大户牵着大户，大户带着小户。农忙时节，家家户户把农作家伙搬进

田间地头，一幅现代化、机械化与传统农业耕作的交织画面在田间地头呈现，他们就是一个个实地写生的现代农民画家，给阡陌的田野着上最美的色彩，把乡村的春天画上最美的图景。

漫步田野，田间蛙鸣声声，春鸭嘎嘎戏水，小鸟林间翻飞，鱼虾水里畅游……一幅动感的春图和有声的意境在田野交织。或许，这就是乡村里另一幅搁置在农民心里的图景。

乡村的画卷在流彩，更多的景色藏在山水间。龙沙人因地制宜，以优美的乡村景色、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在何院村打造出了全国首个巴国部落文化主题旅游区。景区依托古崖洞（绝壁）、渡渡河和老村落等资源，以“巴国洞天、三峡秘境”为形象定位，将人、濮人、獯人、荝人、夷人、蜒人和賨人这八大部落的文化特征与现代旅游融合成像。

春图的画卷在拉长，画面的色彩在流动：岩口社区渔乐园生态虾蟹基地和海螺村鲁渝协作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忙个不停；现代化水稻育秧中心排着长队等待着秧苗装车；油菜田地里绿油油的色彩在微风中摆动。

夕阳西下，天边染上了一抹绚丽的晚霞，大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阳光，此刻的龙沙春图更加美丽动人。带着这份美丽与希望，带着这份永远也画不完的长卷，继续在乡村的田野寻找更多美丽的图景。

